

风,告诉我秋天来了——

如果你侧耳细听,风的声音,确实少了狂热与躁动,多了纤细与温婉。

多美好,浅浅的秋,淡淡的风,淡淡的云,淡淡的花香,淡淡的心情,独对秋意微澜,清波流韵。

晨起,空气微凉。打开窗户,鸟声似带着某种甜味,扑面而来。昨晚它们定是双栖双居在楼下那棵高大的石榴树上的。它们比我还心急,好像日夜守候在半红不青的石榴上,如那半遮面的琵琶女,大珠小珠连续弹,弹一支动听的浅秋晨曲,和着几滴鸟鸣,数根蝉音,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中,拉开新的帷幕。

成熟的业已成熟。收割的,正在收割。在肃杀中轮回,在轮回中新生,或许这就是秋的逻辑,赐予生的希冀吧。我的母亲总是一早一晚,提回一篮一篮的瓜果李枣,或者芝麻、花生、大豆……时光不远,晒秋不茫。

尚未成熟的抓紧时间。趁午时三刻,还有夏天的味道,玫瑰还在开放,美人蕉还美着,海棠的红不瘦,指甲花是淡了点,但葡萄结的差不多了……只是葡萄架下偷听那个古老的神话,随七夕节的浪漫又一次鲜活起来,给这浅的秋平添了几分浓的艳红。或许借此东风就能,碰亮几颗电石火花,成全几桩美好姻缘,圆满两地相思相恋,

“相见”吃酒

□沈成武

车过横坞岭,进入浙江地面。暮地,我有些不安起来。

杭州临安区与铜陵铜官区缔结为“文学友好城区”,我们一行9人应临安区作协之邀,参加首次作家训练营活动。出发前两天,七夕夜,读庄季裕《鸡肋编》,看到一则记载:“浙人七夕,虽小家亦市鹅鸭食物,聚饮门首,谓之‘吃巧’。”我很“应景”地将它分享到“临安—铜陵作家群”里,还道“宋时浙人好吃如是。”这好比应了东道主的邀请,还将人家调侃一番。训练营安排在龙岗镇相见村,在这极富感性意味的“相见村”里相见,我不知道转角遇见的是什么。

车到相见村,已是薄暮时分。之字形山道再往上走三四公里,才到“相见茶舍”,也是民宿,我们入住的地方。甫一进屋,4人间的上下铺如同回到学生宿舍,临安人住的是8个人的大通铺,那一刻,我有了被礼贤的感觉。

临安作家来得稍晚,餐厅相见,那气氛让咕嘟作响的千岛湖鱼头火锅黯然失色。相见如故的熟络在我心底潜滋暗长着。

菜肴与暮色将人们拉到桌边,宾主交义而坐,交谈声蜂起。浙人吃宴,是不怎么劝喝酒的。桌上的饮料和啤酒,我视若无睹。茶舍自制的杨梅酒,迷人的琥珀色也没能击溃我的故作矜持。直到茶舍主人拿出“五粮液”——一种本地人用五种粮食酿造的白酒,我欣欣然,伸手捋袖,酒瓶开,杯斟满。我抱着歉意,主动敬地主酒,多少有些赔不是的意思。既是赔不是,只有白酒才够意思。真诚与执着是两贴灵丹妙药。我以致敬的方式,希望主人们也平等地意思意思。这一招反客为主,使得喝白酒的阵营不断扩大。桃花在每个人的脸上茁壮生长,吴依软语平地拔高了几度。除了三位女士朱颜不改,就连“实在不能饮酒”的临安区作协副秘书长汤向龙也频频举杯,将啤酒喝出了白酒的气势。在觥筹往来交错,满桌谈笑风生之中,我之前的那一点不安早丢到爪哇国去了。

说浙江人不能喝酒,那是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明末浙江人张岱言:“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张岱为文向以准确传神著称,一词“豪饮”,包含着多少飞羽流觞鲸吞龙饮的痛快淋漓。但是,这份痛快淋漓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余父余叔不能饮一鼯食。食糟粕,面即发赭。”这种原因的形成,张岱居然归结为“后竟失传。”“豪饮”失传,张岱的家宴呈现出别样的风情:“一簋进,兄弟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辞,亦即自去。”自家人“饱即自去”也还罢了,有客在,竟然“不待客辞,亦即自去。”可见浙人不劝酒古来有之。

接住一面镜子滑落……

接住的,还有一池荷叶、半塘荷花,从镜子反面。以它面对秋的到来,那种从容、淡定与豁达的处事风格。

没有人不知道,夏天,是荷的夏天,亦是荷的春天,更是荷一生灿烂无比的花季。可这一切将随着夏的消逝而黯然失色,然而荷没有沮丧、哀伤,从来都是报之以歌,以花落后莲蓬里的莲子,以亭亭玉立足下的鲜藕,以清脆悦耳的残荷听雨,感怀并激发了多少文人骚客的诗情画意啊!

是的,是的。夜晚,或许你正借着灯光把浅秋这份美好诉诸笔墨池砚呢。

要么写一首诗,寄远。装满秋天的思念,那来自心底的荡漾,像窗外蟋蟀弹琴的唧唧声,抑或明月洒向窗棂的沙沙声……伴着你的秋夜辗转,难眠。

要么画一幅画,赠友。是画银杏,还是画枫树?但它们此时的叶子还在继续着夏啊,那就画一棵秋天的花椒树吧,像海子那样拥有幸福的一天,然后激情澎湃地说“我爱你,秋天;我爱你,花椒树。”一切都温柔得刚刚好,兴致而隽永。

当然,如果你想画一只秋老虎,也未尝不可。不过,最好有棵蔷薇立在左右。这样,不仅画面层次鲜明,而且寓意深刻。

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手指轻弹,多少信息飞云端。可我还是那么喜欢向里尔克学习,做他《秋天》里的诗句“会在无眠的期待中读书,写长长的信”。

虽然现在我不知道寄给了谁,友人失联,地址不详。忽然一只鸽子飞落窗台对我说,寄给冬天,真是个好主意。那我尽量写得厚实些,明亮些,温暖些,冬天收到后,一定会赞美我有一颗梨花似雪的心……

山乡秋色

当时,有“酒徒”张东谷,曾对张岱的父亲说:“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这“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的话,算是道出我等“酒徒”的困惑。

张岱家宴,酒只是不吃,故“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家之风,或可管窥一城之俗。这大概是浙人“庖厨之精”的由来。且不说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叫花童鸡、东坡肉之类名饌珍馐,单就相见茶舍的早餐,就令人侧目而视。一个方形的木盘,六只小碗碟,一碟咸菜,一碟腐乳,一碟半只咸鸭蛋;一碗粥,一碗煮鸡蛋,一碗水灵灵的葡萄。旁边一副竹筷,一把瓷勺。另有一个长方形瓷碟,排着玉米、馒头、鸡蛋煎饼。食物精致,食具雅洁,令人食指大动,却不忍下箸。

在我等看来,菜是用来下酒的。宁负美酒,不负佳肴,不仅有些可惜,而且愤愤不平。好在汤向龙老师待客有道,每每桌边坐定,便问我来点白酒?因此,“相见”的这些天,我一直欣然着。

我一直以为,欣欣然最佳境界是微醺。以微醺之眼看周遭,无不微醺。

去的当天夜里11点,趁着酒兴,我们去看山色。村里人歇息得早,路灯将纯净与静谧还给了夜晚。在手机的鼠目寸光里,我们摸黑上了相见茶舍的露台。一灯如豆,两个人影在圆桌旁静坐。茶舍女主人和店员见我们愣了一愣,我们见她们也愣了一愣。我很是诧异,露台上焉得更有此人!店员为我们换了蜡烛,女主人说,在这里看看夜景很好的味。“相见”的夜晚,如一位不可描摹的高冷佳丽,不动声色,却将我们微醺的脚步灌得趑趄超赶。

夜色既览,又岂能辜负相见的良辰美景?凌晨四五点钟,我们这群出门洗肺的人,在下相见,在上相见,在盘迂的山道、在曲幽的幽径、与云雾、山岚、古道、山核桃、青枣还有那不带杂质的山泉声相见,一路东张西望,如盗宝得手的窃贼,暗自欢喜。如果这些耳目之娱是微醺之状的话,那么,指尖唇间烙下的偷窃偷食山核桃印记,甚至情不自禁地啸叫,不免有几分醉态了。

似乎是一种缘定,“相见”的日子,我们时刻欣欣然陶陶然。不唯酒醉人景醉人,人亦醉人。

临安区作协陈利生主席温文尔雅,款款言之,波澜不惊。所谈趣闻轶事历史掌故,结句必定出人意表。别人大笑,他也跟着乐,如对饮醇醪,千杯不醉;诗人禾子,本名很温馨叫季森慧,听他论诗说文,似饮65度董酒,一线入喉,如炙如割,品之方觉其香;导师王寒点评文字,如开琼浆玉液之坛,甘怡芬芳,耳明目聪……

来之前,我做了功课。记得宋人张嶷有言:“临安相见各惊叹”。临安相见,我真的惊叹:吃酒的没有吃酒的,都一直微醺着。

沿着铜陵市长江西路西行,到了三公里,转身顺着有色大道北上,绕过圆水池,再北上,便到了我要去的这座大楼了。

此刻,我就站在楼的对面。我凝视着它,它凝视着我。在久久的对视中,我的眼睛湿润了。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忘不了1963那一年,那个春光倾泻的早晨,干事雷厉风行、待人和蔼可亲的老处长陈智祥,带领我们就是沿着这条当初还是去县里的简易道路,走过一棵松(今市立医院位置),绕过放鸭塘(有色建安旧址处),来到南山与北山之间的山冲前,我们沿冲北上,步步登高,站到了最高处。老处长兴奋地说,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办公楼就定在这儿吧,大家看怎么样?张德槽工程师从技术角度作了补充说明,大家一致赞成。处长说,那我就上报啦!

忘不了,张工程师领着我们在那个简陋的设计室里,为设计大楼苦战的情景。所谓设计室,就是用毛竹做屋架,毛竹做檩条,上面铺了芦席油毡当屋面的大棚。大棚四周用竹笆子一围,两边糊上泥巴,再用石灰膏抹一下,那就是墙了。地面是用三合土填的,上面抹了一层水泥砂浆,重一点的东西掉下去就



李昊天 摄

摸 蚌

□杨勤华

蚌生长在池塘底部的泥巴里,如果想要将它们弄上来,就会会游泳,还得有一点水。

在我们那个水边小镇,男孩女孩没有几个不游泳的。那个时候,我们老家的人称蚌叫“淖(gao,念第四声)子”,也有叫“河歪子”,它形同大号的“蛤蚬”。

每到夏天,有的时候大人小孩们会将自家的木制洗澡盆顶在头上来到水边,将澡盆浮在水面上,一只手划着水,一只手推着澡盆,游到相对较浅的水域,然后踩下水,用脚在水底划找着泥地,蚌们就深深地扎在泥地里,露出半个身子。只要摸过几次蚌的大人或孩子都有经验,此时脚底的敏感性很强,一旦脚底板划着一个尖尖但不够锋利的硬物,大凡就能够分辨出脚下踩着的是蚌。再仔细用脚趾确认一下,一旦认定是蚌后,身体在水里一翻,便到了水底,双手并用,很快就能将一只大蚌从泥里拔出来,然后从水中冒出头来,将蚌清洗一下丢进澡盆里,继续着用脚在泥地里蹬找。蚌也挺有趣的,有时候,好几个聚在一起,一个猛子扎下去,双手都抓不完,需要连续数次才能将周边的蚌全部“俘获”。

蚌通常喜欢在肥泥里扎堆,可能这里的养分多吧,所以有经验的人会往水下有肥泥的地方摸蚌,往往收获满满。在这一块生长的蚌,个头还挺大,有时候一个蚌就有脸盆的盆底那么大,足有一两斤重,得到这样的蚌,

站在这座楼前

□叶葆青

是一个坑。设计室的一边是铁路,一边是公路,旁边还有一条臭水沟。一到夏天蚊叮虫咬,水沟里发出阵阵恶臭。到了冬天,四处漏风,下雪时雪花顺着门窗缝隙飘进室内。但自接到任务后,憧憬着大楼的未来,从盛夏直到金秋,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张德槽老师对我这个毕业不到一年的新手十分信任和放手。他要我们先搞个设计方案。于是,我就在老技术员张诗钧的指导下,根据公司当时的机构设置,考虑到各处室的办公要求,搞了个5320平方米的方案(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手工绘制的方案图)。这在当时算是铜陵市最大的民用建筑了。我们的方案是主楼在南,东西两个侧楼向北延伸呈U型,但地质报告出来后说这样设计不行,主楼位置的地质条件比较差,不适合建主楼。于是只得把主楼往后移动,成Π型。在这个过程中,我向老同志们,同时也从实践中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和技术。懂得什么叫因地制宜。

方案确定之后,张工又安排我负责结构设计,最大的难处是四楼大空间结构设计问题。老师和同志们的信任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我翻阅了许多资料,把三种此类设计的理论合并到一起,形成自己的设计程序和计算公式,提出了解决方案并完成了初步设计。这个方



李昊天 摄

摸 蚌

□杨勤华

或许还有另外的惊喜,回家破开蚌壳时,常常里面有几粒闪亮的珍珠。这样的野生珍珠,如果品相好,可以做珍珠戒指或项链,也可以卖上一个好的价钱。

上个时间八十年代初中期,但凡是水乡都时兴养珍珠发家致富,我们家乡的多数池塘被人承包了养珍珠。养珍珠的蚌同池塘里的蚌有些区别,池塘里的蚌褐黑色,肚子又大又鼓,且有一道道的波纹,其肉是美味佳肴。而养珍珠的蚌,俗称为“河蚌”,青灰色,扁扁的,亦有不很明显的波纹,形状苗条一些,这种蚌的肉很腥,吃的人不多。养珍珠的河蚌是用绳线吊挂在水中的,一季蚌需要养三年左右时间,珍珠蚌取上来后,会有一些落在水里,如果有谁摸到,卖给养蚌人会有一个较好的价钱,但有的人会带回家在村里采集珍珠,珍珠的价值当然更高。

摸蚌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的人会摸到一只老鳖,这才是最开心的事情。有时候,在水中摸蚌时,我们的某一个小伙伴,会忽然惊呼起来“我脚下有只老鳖”。于是,大家都向他游过去,果然,他紧蹙脚下的老鳖后,憋上一口气慢慢潜下水去,再露出水面时手中便有一只足有二三斤重甚至更大的老鳖了。这玩意在水里通常不咬人,但一旦离开了水面,它就会将脖子伸得长长

然没有特地举行隆重的启用仪式,可历史定将记住这个难忘的时刻。这座铜陵有色金属公司自己设计、投资、施工和使用的办公大楼,或许若干年后会成为铜陵历史建筑。

有色公司在山上平房时,挂的是“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标牌,1965年1月,经冶金部批准,更名为“铜陵有色金属公司”,这是一块新做的标牌,正好与新楼匹配。

我们的设计室被安排在西侧楼第三层,宽敞明亮,坐在其中,有一种鸟枪换炮的感觉。下班后,我时常久立在楼前,欣赏它的庄重与朴实,感谢它给了我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打心里感谢项目组严谨而又热情的张德槽老师、张诗钧师兄,还有水电设计人孙金、臧文钦,参加制图的姚金男,描图员杜素齐、徐宜等对我的指导和配合。在梦里,我经常回到那个早已被拆除了的基建处大棚,也不止一次站在这座楼前。

站在这座楼前,我真感谢铜陵有色。因为我从学校毕业就来到铜陵有色,在铜陵有色的大熔炉里锤炼,在这个大家庭里工作、学习、生活,让我学到了很多,使我很快地成长起来。铜陵有色就是我的根。18年后,虽然我离开了铜陵有色,可我的心仍然挂记着铜陵有色,而且常来常住。

好友许新江先生告诉我,铜陵市柳园小学校园的两棵铁树开花了,有时间前去看看。

盛夏的一天下午,我如约来到柳园小学看看这一奇景。许先生热心地将我引到正在开着花儿的铁树旁,只见两棵铁树与其他花卉簇拥在校门口大屏前,在夏日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是那么郁郁葱葱,一雌一雄两朵淡黄色的花儿分别在两棵铁树树顶上绽放。

铁树,又名苏铁,别名:辟火蕉、凤尾蕉、凤尾松、凤尾草,每年在7月开花,并分雌雄,但不同株。

关于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只凤凰,它不仅有美丽的羽毛,而且还有一副非常好的歌喉。见到辛勤劳作的老百姓,它就会唱着动听的歌儿,展示优雅舞姿,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有一位财主听说了这事,就派人把凤凰捉回来关进笼里,用尽方法想让凤凰为他表演,可是凤凰就是不肯。那位财主见状火了,一把火把凤凰活活烧死。第二年春天,在遗留的灰烬中居然长出了一棵小树,叶片如同凤凰的尾巴深绿色的,而且非常坚硬。老百姓认为这一定是那只凤凰变得,非常钦佩它那宁死不屈的精神,于是给它起名为“铁树”。看到这个传说,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看到的一篇报道:我国南方某地,一场大火将一棵铁树烧毁,但第二年春天这棵铁树又奇迹般地长出了新芽。通过这个传说和报道,我们看到铁树那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意志。

许先生一边领着我观看一边介绍起这两棵铁树。这两棵铁树来柳园小学的头头比自己要长的多,可以说是学校的老“员工”了,它们见证了柳园小学一路走来的艰辛。随着许先生手指看去,柳园小学的校园里有着各式各样的盆景、植物,校园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它们在阳光下各展风姿神韵,两棵铁树,用自己娇娆的身姿迎来送往每一位师生。整个校园显现出一派整洁美丽,充满了生机活力。教学楼进门的墙上挂满了市、省乃至国家级的各类奖牌,柳园小学从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小学成为如今全市刮目相看的优质小学,不正是“铁树”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柳园小学师生们身上的体现吗。

俗话说,千年的铁树开花了,说明铁树开花是比较奇缺的,而我却有幸三次看到了铁树开花。每一次看到后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这一次经许先生的介绍后,对铁树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崇高敬畏。盛夏,面对炎炎赤日,它是那样从容悠闲;桂子飘香时节,它淡定名利,不存非分之想;隆冬,众多草木已凋零,它却屹立在寒风中,斗霜傲雪;百花齐放时,它却脚踏实地,承载梦想;它朴实中见矫健,憨厚中露刚柔,无华中显真诚。它那种不向严寒酷暑低头,不向淫威暴虐屈服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吗?

铁树,它不愧对自己名字中的这一个“铁”字。它是钢铁,坚铁,玄铁!在新征程的路上,我们要在“铁”的感应下,以百折不回的铁汉精神奋勇争先!

又见铁树花开

□陆光华